

/ 乡情乡韵 /

村庄最后的印象

□黎英

的枣啊！我和姐姐搜寻着树上若隐若现，像跟我们捉迷藏似的枣，说，这颗红了，那颗也有点红。爷爷不说话只笑了笑，伸手摘下几颗青白泛红的枣，放我两手心。我急忙放嘴里咬一口，真甜，好吃。

和奶奶去串门，别人家的房前屋后种着不同的果树，让我这个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果树的孩子心生羡慕。永芳家后园子种着桃树、向日葵和梨树。我没见过它们开花的模样，却见证了它们累累的果实。那一个个鲜红的桃子沉甸甸地缀在枝头，一伸手就能摘到。梨树上也结满了黄灿灿的果实。向日葵最好看，金黄的花盘举得高高的，整天向着太阳。地下几只觅食的鸡婆扑棱着翅膀，一会儿飞到了树上，一会儿卧在墙角。树桩下传来羊羔“咩咩”的叫声，猪圈里有两只母猪正欢快地吃得起劲。我和永芳拿着小石块扔向猪们，它们“嗷嗷”叫着，抖动一下圆滚滚的身体，不一会儿又争着抢食，根本顾不上我俩。

三

那个大杂院，有很高的台阶，黑漆漆的大木门旁蹲着两头威武的石狮子。前院有一户姓岳的人家，女主人可能有三十几岁吧，头发自然卷曲，长相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我有点怕她。但是她的一双儿女，对我极好，我叫他们宝生哥和鲜珍姐。

二门左侧就是爷爷奶奶的屋子，右边屋子住着一对老夫妻。老爷子留着白胡子，戴顶瓜皮帽，眼窝深陷，有点精神叨叨；老妇人头发花白蓬乱，坐在炕头上围着被子，枯瘦的手指，不停拿起碗里的酸枣，一颗颗丢进嘴里。这对老夫妇一生无儿无女，倒也自在。

四

直到经年后一个风大雾霭的清明节，去给爷爷奶奶上坟，我才又一次踏入这个小院，距上一次已有三十九年。曾经宽敞的院子变得逼仄狭窄，只有一户不认识的住户，其余的全都锁着。街道也似乎短了许多，那道曾绊倒我多次的门槛几乎平了。房前屋后那一片片浓郁飘香的果树，不知去了哪里？只有几棵零零散散的枣树见证着村庄的变迁。几位老人蹲坐在老树下悠闲地抽着旱烟，奇怪地打量着我们几个。我努力搜寻着，却想不起眼前这几张苍老的面孔都是谁，就试探性地问，爷爷奶奶曾在这里住过，他们恍然。

“村里怎么看不见年轻人呀？”堂哥问。

“年轻人都走了，打工的打工，搬迁的搬迁，就留我们几个老家伙看家护院。”

另一个老汉接着说：“城市的楼房住不惯，还是自家好，一出门就能看见老伙计。”

“是啊，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

堂哥说完，我们顺着儿时的记忆来到老屋前，只有两孔张着口的黑窑洞，似乎在说着什么。这是爷爷奶奶后来住过的小院，如今荒草丛生，厚土沉沉，物是人非。灰蒙蒙的天空，风里飘过几点雨滴。

在书里曾看见过这样一句话：“城市有乡下人的孩子，乡下有城里人的爹娘”。即使走再远，前途多辉煌，也走不出爹娘的目光，梦里是已经模糊的故乡。

我的籍贯，只是填写在档案袋里的一个陌生的地名；我的故乡，却一直是那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小村庄。

/ 生活散记 /

母亲的花馍馍

□冯莉

母亲的生活是辛劳的、艰难的，但母亲热爱生活，又喜欢琢磨，总是能够极尽巧思，把对生活的坚强信心和美好期盼用自己一双勤劳而灵巧的双手表达出来。每到过年，我就会想起母亲的花馍馍，那是母亲对美好期盼的精心表达，也是母亲对平凡生活的美妙点缀。

母亲是乐于做花馍馍的。小年一过，母亲就开始发面。满满的一大瓷盆白面和好了，母亲把它放在热腾腾的炕上，用棉被盖住。此时此刻，母亲的脸上洋溢着喜悦。

“又要过年了，时间过得真快！”

“孩子们又长大了一岁！”

“待会儿泡上黄米，下午去碾黄米面，咱蒸枣糕。”

“还要泡上绿豆，生豆芽，凉拌绿豆芽跟枣糕最搭配了！”

母亲出来进去，嘴不停，手不闲，忙忙碌碌的，把迎接新春佳节的气氛带到屋里屋外，于是，过年的快乐就像迅速发酵了一般，在我们全家人的心中蓬勃起来。

那出自母亲手下的白花花、喧腾腾的馒头、花糕和各种精巧的花馍馍，飘着发面与碱面味混合的香甜，早已经浮现于我的眼前，令我垂涎三尺，等待不及。“妈，这面什么时候才能发好？”我追着母亲问。母亲笑着说：“很快，等着啊！”

第二天一早，母亲掀掉棉被，拿开盖在瓷盆上的锅盖。哇！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之前瓷实的面团变成了蜂窝状，好像花苞怒放一般膨胀开来，几乎溢出了瓷盆的边缘。母亲乐呵呵地说：“嗯，炕上暖和，发得挺好！”

赶早，母亲安顿一家人吃过早饭，把屋里屋外都收拾得利利索索，就把面板从厨房搬进屋子里。然后，就着炕沿，在炕上铺一块塑料布，把面板放在塑料布上，开始做花馍馍。

母亲是善于做花馍馍的。

揉面是体力活。母亲先在面板上铺一层干面粉，再撒一些碱面，接着把发好的面团从瓷盆里拽出来，倒在干面粉和碱面上，开始揉面。那么大一块面团，不一会儿，母亲的额头上就渗出了汗珠。我说：“妈，干吗这么费力地揉呢？”母亲说：“得把发面里的气排掉，还要把碱面均匀地揉进去。”

母亲简直成了“魔术师”，刚刚发得起泡冒孔的面团在她手里变得越来越光滑，越来越细腻。母亲用刀切开面团，仔细查看，蜂窝没有了。母亲揪下指甲盖大小的一小块面，在掌心里揉成一个球，然后，拿来一根筷子，把小面球插到筷子头上。我问：“妈，这是要干啥？”母亲一边往屋外走一边回答：“去灶火上烤烤，看看碱大小。”

过了一会，母亲拿着烤过的小面球进屋了。她掰开面球，膨胀了一倍的面球外面有些焦黄，里面却白得可爱，

那诱人的发面馍馍的香味扑鼻而来。“碱面上得刚刚好。”母亲快乐地说。我不禁闭上眼睛，美美地深吸着烤面团的香味。

母亲把揉好的面团揪成一个一个均匀的小剂子，一个个面剂子在她的手里被自如拿捏，灵巧地变换着式样。石榴、桃子、葡萄等果实；兔子、老虎、飞龙等动物，还有各样的花朵，在母亲的手中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还有组图呢，什么鱼吃莲呀，孔雀回头看牡丹呀，喜鹊登梅枝呀，如意佛手呀，极尽祥瑞之意。为了让我开心，母亲还做了一对小面人：扎着一对抓髻的女孩和戴着项圈的男孩都肉嘟嘟的，正手牵着手眨巴着小眼睛看着我，令我满心欢喜。母亲也非常投入，非常开心，低头搓捏的同时，嘴里哼唱着年轻时曾登台演唱过的戏曲小调，样子十分惬意。可以说，做花馍馍对于母亲来讲，就是一种精情的享受。

精美的花馍馍倾注着母亲的心思。母亲十二岁丧母，作为姐弟三个中的老大，母亲从小为一家人的一日三餐与浆洗缝补操劳费心。她会各种活计是因为自己用心，别人做的时候，她默默地看；回到自己家，母亲细心地钻研，反复地尝试。母亲虽然没有念过书，但自强不息，坚韧刚毅。纵然历经了苦难与挫折，依然满怀对于生活的信念，对美好明天的向往并努力去追求。我觉得这一点，母亲足以令我崇敬而钦佩。

母亲喜欢琢磨，跑兔是怎样的姿态，卧兔是怎样的形状，母亲一边思谋，一边制作，有时候找张图片来参考，有时候在脑子里回想着平日里看到的印象，有时候还会跑到兔窝边仔仔细细地观察。如果看到做出来的花馍馍不像样，她会迅速揉掉重来，不厌其烦，一直做到满意为止，不灰成做好不可。“功夫不负有心人”，勤学苦练之下，一块块普普通通的面团，在母亲手中变成了形态各异、惟妙惟肖的花馍馍。出笼以后，再加以颜料涂抹、修饰，母亲的花馍馍快乐着我们的年节，也惊艳了左邻右舍。

于是，母亲成了忙人。不仅是腊月里准备过年的花馍馍，而且七月十五蒸面羊，娶媳妇嫁闺女做喜馍馍，丧事捏三牲蒸供品，母亲都要被乡邻们郑重恭敬地请去帮忙。精干不精干且不说，做花馍馍可是精巧活，费时间、耗精力，没有点功夫是不行的。因此，耽误自己家干活做饭是常有的事。但母亲说：“谁家天天办事了？乡里乡亲的，遇上事了搭把手是应该的。”

一年一年，来了又走。这些日子里，母亲的花馍馍忽然又在我的脑海里盘桓着，我想念母亲做的花馍馍，更想念母亲做花馍馍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 心灵感韵 /

雨天的书

□张雨平

一早起来，阴沉沉的天，绵绵细雨。饭后斜斜倚，拿起舒行的《山里来信》消遣，不知不觉间，沉浸书里，依稀到了作者的故乡，亲见了那一草一木，一树一花，这让我想起刚刚过去的假日。

那天骑车去古城营看阿育王塔，返回的路上，我绕进了花卉小镇，驻足各色花木前，眼花缭乱。鉴于以往的经验，自己只是在此小住，不能及时给花木浇水施肥，尽管数次心动，还是作罢，况骑个单车，也不便携带。

当经过多肉植物大棚时，想到其耐旱的习性，不由逛了进去。花棚大而敞亮，给人潮热的感觉。一排排的多肉植物，摆满长长的花台，个个造型小巧精致，上面的水滴晶莹剔透，更使植物显得清爽。这些植物的名字也是让人印象深刻，什么莫干山人、钱串、初恋、玉蝶、姬星美人、朱砂痣、蛛丝卷……好听的名字似乎都占了。

我也养了一小盆多肉植物，习惯叫它观音草。由于花盆太小，尽管每次浇透，托盘也有积水，还是时常缺水，以至于长长的茎蔓悬在了盆外，看上去别有一番风韵。在我看来，多肉植物开出的花，似乎都差不多，很小，五瓣的花萼托着花苞，从多色慢慢变成黄色，而植物的样子却是千差万别，也许这正是多肉植物的魅力

吧。临走我选了两盆，一盆朱砂痣，一盆蛛丝卷，或是受人们关于朱砂痣和白月光的议论的影响吧。

近些年，喜欢读有关植物的书籍，图文并茂的更好，觉得和植物打交道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也要懂怎么养，植物才能展示它最美的姿态来。以前在城北居住的时候，女邻居养花真是好，小小的院落花木扶疏，令我羡慕，尤其是君子兰，一盆盆叶肥花艳。我觉得这种花不好养活，每次都是养得半死不活，更别说开花了。可对于邻居来说容易多了，有人向她求花，她并非不舍得送人，只是担心别人不会侍弄，把花养得羸弱不堪。

《山里来信》是一本写家乡风土、岁时风物的书，比较多的是有关家乡花草树木的记忆。一上午的时光，沉浸在作者的故事里，更多的是对童年时故乡的美好记忆，点点滴滴，依稀如昨。青山绵延，一早走在曲折的山间小径，露水打湿了鞋子和裤脚，有些凉意，但山间的景色，让人很快将这些忘却。绿草间点缀的山丹花，湿润又娇艳，还有一种花瓣上有斑点的山丹花，现在我知道叫卷丹百合。有一次去镇海寺，一座大殿的檐下台基前，长了很多，只是红色浅了些。卷丹百合使我想起了斑竹，舜帝与娥皇、女英的故事。“斑

竹一枝千滴泪”便指此，但不知卷丹有何逸趣。村西河滩沙土里的蓝菊花，也让人记忆深刻，那种纯净的蓝，令人难忘。还有金莲花，在梵仙山脚下的清溪边，轻风中摇曳，是那么的楚楚动人，如今想来，它是有些虞美人的妖娆的。更忘不了普化寺衰败的围墙外，发现蘑菇圈的喜悦。雨后天晴，在斑驳的林荫下，揭去枯枝败叶，肉嘟嘟的蘑菇越摘越多，挨挨挤挤的，一缕缕草木的气息伴着蘑菇的清香扑鼻，一会儿带有的藤篮里盛不下了。踌躇半天，只好覆了痕迹离开。次日再来，本满是希望的，但蘑菇似乎少了许多，这常使我想起蕉鹿之梦来……

已经很久了，没有这么认真地读几篇文章，一时觉得这些写植物的文字，相对于太多的小说、影视作品曲折起伏的故事情节搅乱一池春水，植物能更好地疗愈人内心的浮躁与不安，平复自己的心情，这也是读《山里来信》的感受。合上书，依旧回味其中，亦沉浸在对故乡的怀念中。

雨下了一天，我亦在书中的花草树木中休闲了一天。

买来的那盆朱砂痣修长的花茎，开着七八朵美丽的小花，静默地在桌上，相顾无言。我喷一点水在上面，更觉楚楚。